

我佢阿公

陳春美

「米仔！你緊來共阿公看覓咧！唸予我聽。」喔！閣來矣！我拄放學才行到門口埕，冊摺仔都猶未園落來，阿公就閣共伊的公文批抹倚來。「阿公！我干焦會曉唸國語，賭的我袂曉唸啦！」無效啦！予你去學仔讀冊，連字都毋捌，是咧讀啥冊啦！」阿公氣怱怱，喙脣頂的喙鬚袂輸咧跳舞趟一下趟一下。「哎哟！阿公！老師無教阮彼字欲按怎用咱的話唸啦！」諄！我真正是啞口誓死困，有話無地講。便若看著阿公的公文批，我頭殼就摺咧燒。佇學校講母語就愛罰錢，我哪敢閣問老師彼批是欲按怎唸？心內干焦想講，阿公無代無誌是做里長欲創啥啦！

「米仔！你緊去放送，農藥佢蚰蟲藥仔來矣。」喔！啊若這缺對我來講，就像桌頂拈柑，簡單啦！Mài-khuh 擲咧：「各位鄉親序大，農藥佢蚰蟲藥仔來矣，請恁趕緊來里長伯仔遮領喔！」

「米仔！看這個範勢，風颭就欲來矣。趕緊家私攢攢咧，緊來去共枋仔橋釘予較牢咧！」又閣是我，逐項攏叫我，真正是大工一下指，小工做半死。今彼枋仔橋都袂輸像擤鼻糊的，釘幾百枝釘仔嘛是無彩工。三兩下手就予風颭掬甲歪膏擗斜、離離落落，是有啥路用啦！毋過這條橋

是阮庄裡對外唯一的聯外交通，阿公講毋管有效無效嘛是愛盡力。毋但按呢，連大路的牛屎嘛愛阿公處理。有時陣我攏會想講，這馬我會遮爾家婆，毋知是毋是去種著阿公。

阮阿公在生的時，連繼做九任的里長，毋捌趁過半仙錢，干焦有逐工一份三張的報紙，予阮提來包便當。伊的里長生涯一直到有一工，伊閣去大路黝牛屎轉來的時陣，頭殼去拚著牛牢的楹仔，拚甲流血流滴，阿母姑情伊莫閣做，伊才停睏無閣做里長。

阮阿公食甲九十六歲才離開世間，除了耳空較重，毋捌去看過先生。這馬共想起來，凡勢這嘛會當算是天公伯仔予伊遮濟年來為村民拍拚的月給。

我常在咧想，時間若是會當重來，我一定會用足有耐心的氣口，替阿公唸公文批，嘛袂閣怨嘆伊逐項攏欲叫我做矣。